

苍生

野史



Cangsheng Yeshi

Cangsheng Yeshi

◎叶绍荣 / 著

百
花
洲
文
艺
出
版
社





苍生

野史

◎叶绍荣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书 名:苍生野史
作 者:叶绍荣
出 版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3.625
字 数:29 万
版 次: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20.00 元

ISBN 7-80647-065-4/I·47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 者 简 介

叶绍荣，男，1956年6月生，江西省修水县人。当过知青、教师、记者、编辑、干部，1990年7月毕业于江西教育学院中文系，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修水县文化馆创作干部，现为江西省文联“滕王阁文学院”、江西省作家协会首批特聘专业作家。

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以小说创作为主，已出版长篇小说一部，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共计约100余万字。长篇小说《日出苍山》先后获第三届江西省谷雨文学奖、第二届江西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二等奖。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取材奇特、别开生面的短篇系列小说，作者以全新的视角和生动的笔触，描写了数十位民间艺人苍凉、悲壮的人生故事。全书如一幅浓墨重彩的地方风情画，逼真地再现了地处湘鄂赣边三百里幕阜山奇异的乡俗民情和自然风光；又像一幅色彩斑斓的民间世相图，从一个独特的生活层面，生动地勾勒了三教九流七十二行民间艺人的生存状态、生存智慧和充满神秘特色的行业文化和人生风景；还似一曲悲壮的古老农业文明的挽歌，通过对民间艺人传统生存方式的描述，形象地展示了传统文化的丰厚积淀和历史浪潮冲刷下古老农业文明的必然没落。

该书信息量大，涉猎面广，视觉冲击力强。这是大量“底层人”真实而沉重的生活画卷，相信读者能从中得到美的享受和生命哲学的启迪。

序

野风浩荡

——叶绍荣和他的《苍生野史》

小说到底是做什么的,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但每个小说家要清楚他在写什么样的小说,可以有糊涂的小说,但不可以有糊涂的小说家。可现在糊涂的小说不多,糊涂的小说家不少。我们读到的一些有名望的小说,往往都清楚得不能再清楚,或是向世俗献媚,或是向洋人献媚,或是向官员献媚,一点也不含糊,这些糊涂的小说家要把小说做成巨型蛋糕和美丽的拼盘,在《吉尼斯大全》里留下独创性的牌号,全然忘却小说其实并不是登官封爵的敲门砖。

叶绍荣该属不糊涂的小说家之列,他将自己的小说“定位”于“苍生野史”,就说明他对现代小说本身的卑微性有清醒的认识。“小说的卑微性”这个词是我杜撰出来的,以与“史诗性”相区别。我不反对小说的史诗性,甚至曾经呼唤史诗巨作的出现,但我却固执地认为短篇小说本身不具备宏大叙事的可能,或许这与它有限的篇幅有关。篇幅虽然不是容量,但事物本身的重量还是影响到事物的质地的,比如我们会说茅盾的《子夜》是“史诗”,但好像不大会说鲁迅的《孔乙己》是“史诗”,虽然二者同为现代文学史的名作,但几十万字与几千字的重量还有着一种内

在区别。

二十几年前,上中学的时候,对鲁迅的小说是有些失望的,一是因为年轻,二是当时的令人恐怖而又令人亢奋的泛英雄主义情绪。现在想来,鲁迅笔下的农民和书生都是卑微而残缺的人生,卑微的阿Q利用精神胜利法来麻醉自己,而残缺的祥林嫂不仅生前受尽煎熬,连想象中的死后也不得安生,《故乡》里中年闰土那一声“老爷”,其卑微与残缺同少年时的天真活泼迥然相异。

叶绍荣的小说取材于民间野史,乡间趣闻,承沈从文之遗风,得汪曾祺之笔趣。他笔下的人物三教九流,有兵痞、船夫、阉匠、神医、郎中、梨园弟子、乡村乐师、草鞋县令等,在“匠人列传”这一辑中就写了几十种匠人,这些人的生活构成了浓郁的乡村风俗画,他们的人生虽然苦涩,但总能传递出淡淡的诗意。

叶绍荣写的这些“乡间名流”,大致分两类人生:一类是技艺超群、品德高尚的名流,他们的人生往往比较圆满,像《神医肖古董》、《儿医圣手》等都属此类;另一类则是卑微而残缺的人生,像《秀姑》、《兵痞》、《阉匠淡叔》等描写的都是底层社会的“特别行业”的人生经历。《秀姑》的故事有点像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都是写乡村的一种特别行业——为人生子,小说中的秀姑已经被七个男人背去过(因为秀姑双腿瘫痪),为七个男人“每人生养了一个带雀雀的娃儿”,可在第八个男人来背她时,她却上吊自尽了。秀姑的死因在小说中没有写得很清楚,她对卑微而残缺的人生的不满和绝望也许是最根本的原因。阉匠淡叔,仿佛命运对他施加报复似的,“他剥夺了无数生灵那权利,淡叔手艺高超,阉鸡割牛,如庖丁解牛,他自己也就从未权利过,女人们都像怕遭了阉割似地躲着他”,后来好不容易娶了邻村的寡妇菊儿,可淡叔却患了一种奇怪的病,不能同床,一同房就有生命危险。

有一回,淡叔忍不住与菊儿做了那事,也就一命呜呼了。这个带有浓重的宿命色彩的故事,是一种乡村世界观的体现,也是整个《苍生野史》的价值所系。《秀姑》、《淡叔》两篇不约而同地写到了性与生殖的问题,《苍生野史》中其他的小说也多处涉及这个问题,这可能是叶绍荣受到了人类文化学的影响,因为在人类文化学家看来,性和生殖的问题往往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最隐秘的所在。或许,叶绍荣根本就没有接触过文化人类学,他的这些描写,都是从“文学是人学”这个最基本的原则出发的。

以民俗入小说,并非叶绍荣首创,也不会到叶绍荣为止。但以一本小说集来对民间匠人、艺人进行全面观照的,该属首次。不难看出,叶绍荣对这些民俗的了解和熟悉,一是来自于亲身经历,一是来自于县志稗史类的文史资料。那些与个人经历有关的故事往往感受深切,耐人寻味,那些来自书面的资料则容易流于平面罗列,缺少内在的气韵。

不管怎么说,叶绍荣的实践总是值得肯定的,他用他的小说为生活底层的那些无名氏“立碑立传”,本身就说明他的小说观念有可取之处。他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进一步拓宽视野,深化艺术追求,或是拓展生活领域,写出“野史”之外的小说来,或是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掘,创造出一个丰盈充沛的独立的艺术世界。

1999年7月于碧树园

目 录

序	(1)
---------	-----

第一辑 人生苦旅

秀姑	(2)
兵痞	(7)
村碑	(16)
阉匠淡叔	(25)
德甫胡子	(34)
董事长木根	(39)
黄埔生国枢	(43)
落第书生继礼 ...	(49)
古钟	(56)
修河船夫	(66)
守岁	(70)
乡趣	(76)

第二辑 乡间名流

一帖郎中	(82)
神医肖古董	(88)
金指	(96)
儿医圣手	(100)
黄狗膏药	(105)
喜婆	(111)
神算	(117)
金噪	(125)
戏班	(134)
丑角	(142)
梨园本纪	(149)
乡间名角	(155)
唱本	(164)
江南一盏灯	(168)
乡村乐师	(175)

第三辑 皇天后土

草鞋县令	(186)
茶道	(199)
道场	(216)

地仙	(225)
福地	(234)
社坛	(243)
山的精灵	(247)
山问	(258)
山卦	(267)
射虎	(281)
山野白丁	(288)
红毛狗计划	(294)

第四辑 匠人列传

金铺	(310)
铜器	(319)
铁匠	(323)
木匠	(333)
篾匠	(342)
扎匠	(349)
皮匠	(356)
窑眼	(365)
雕砚	(375)
红船	(381)
纸伞	(388)
乡间天堂	(395)

绝顶功夫	(403)
裁缝	(412)
排佬	(418)
后 记	(424)

第一輯

人生苦旅

秀姑

夜深了，窗外只剩了唧唧虫声。

秀姑还在灯下专注地纳着鞋底，一豆孤灯陪伴着她，灯光将她摇曳的身影投在土夯的墙壁上。她面前的案桌上，六双大小不一的簇新的白底青布鞋一长溜摆着。那鞋，针脚细密匀实，做工精细，那是秀姑为她的伢崽们做的，完了手头这双，就是七双了。秀姑共有七个伢崽，那是她身上掉下的七砣肉。七个伢崽都不在身边，分布在这幕阜山里的坑坑埂埂上，分别由他们的生父养着。天就要转凉了，孩子再不能光着脚丫子出去了，山里风硬，孩子脚嫩，要裂皴的。一想到这，秀姑心里像塞了团破絮般梗梗地难受。岭背蛮牯捎话来，明天他就要来背秀姑去，背去了，蛮牯就是秀姑的第八个男人了。秀姑要在今夜把最后一双鞋赶出来，让娘托人给孩子们捎去。一想到蛮牯直勾勾的那双眼和劲鼓鼓的那身肉，秀姑不由得心里有些发虚。

要论人品，秀姑没得说，人长得白白净净，水灵娇嫩，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鲜活得眉毛眼睛都会哇事。这模样，山里汉子见了，哪个不动心！可偏偏一双腿瘫了，下不得床，挪不动半步，就是这双残腿把秀姑害了，秀姑被那些讨不起老婆的山里汉子背来背去，满足了他们的那事儿，为他们生儿育女，续继香火血脉。

秀姑打十七岁被枫树坳黑皮背去算起，到如今满打满算十二个年头，秀姑就先后被七个男人背去过，做过这七个男人的女人。

秀姑今年二十九岁，人还是有模有样。从十七岁起跟了黑皮，她肚皮饿着却从未空着，偏偏她的肚皮又特争气，被七个男人背去，就给那七个男人每人生养了一个带雀雀的娃儿，直把那些男人一个个给喜得整天笑得像晒裂的茶子壳。秀姑成了生儿育女的机器，借窝下种鸡的母鸡。

秀姑一闭眼默神，那几个活脱脱的娃儿就会跑到眼前，异口同声地奶声奶气地叫着“妈妈”“妈妈”，一想到这，秀姑心里就撕心扯肺般难受，那是她身上掉下的肉呀，秀姑能不心疼么。秀姑恨自己无能，她能生他们，却不能亲手抚养他们，孩子生养了一大伙，却没有一个在她身边，到如今还只是一豆孤灯，形单影只地陪着她苦度这难熬的秋夜，这能怪秀姑么？秀姑连自身都难保，整天像尊菩萨，放哪是哪，吃喝拉撒还要人服侍。能怨那些男人狠心么？也不能。秀姑心里晓得，这幕阜山里水恶山穷，他们整日辛辛苦苦一把泥一把水从土里刨食，连自家肚皮也填不饱，还要供养菩萨样养着她，他们能照应得过来么？要不是穷得叮当响，山里女人一个个往山外嫁，山外女人更不愿往山里去，那至关重要的香火血脉又万万断不得，他们会打开眼睛钻刺蓬，把一个累赘往家背么？秀姑谁也不怨，只怨自己生就的苦命。秀姑转念一想，自己有人来背总是好事，在娘屋里总要少吃几天恹气食。爹过世了，娘又老了，秀姑被背回家后，秀姑哥整天嫌鼻子都碍事，嫂子敲盆打勺，指鸡骂狗，秀姑在娘屋里有好日子过么？秀姑被那些山里汉子背去，吃他们，喝他们，穿他们，用他们，为他们生儿育女续继香火血脉，秀姑手上那饭碗端得稳当，秀姑和他们谁也没亏待谁。只是偶尔想到擂鼓岭聋牯，秀姑心

里就有一种负罪感，她觉得愧对了她。

聋牯是擂鼓岭仁德老汉的独崽，人蛮憨实，不聋不傻，对秀姑贴心贴胆，知冷知热，可偏偏扳得一头牛倒的壮实汉子，那事儿却不行，在床上常常鼓足勇气猴急地上来，关键处却又较不上劲。尔后，尽管秀姑百般温存调弄，硬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仁德老汉是精明人，人也还旺健，他晓得聋牯不行，那香火血脉又是万万断不得的，他看准时机，趁聋牯出山卖山货，在一个月色朦胧的晚上，猫着脚闪进了秀姑的房，适时而得体地把那香火血脉续继上了。惟有这一次秀姑不像以往那样，骄傲地腆着大肚子，心安理得地享用着男人的衣食。那孽种生下刚满月，秀姑就寻死觅活地要聋牯背她回苦竹垅娘屋里。这次，她是心甘情愿自己吵着回来的。从身上掉下的那七砣肉中，她一想起擂鼓岭的那一砣，那个活脱脱就是仁慈老汉脱个壳，也长着一对斜眼的孽种，秀姑心里就像吃了烂薯种般，翻翻地想作呕。

岭背蛮牯明天就要来背人，岭背多远，秀姑不晓得。秀姑做伢崽时听爹哇过，苦竹垅到岭背，三十八道弯，去时着双新草鞋，转身剩双草鞋襻。太远了秀姑心里就惴惴的，太远了娘就不能隔三岔五去看她。几天看不到娘，秀姑心里就空空地没个依托。

蛮牯他人好么？有泉坑源邦贵好么？

一想起邦贵，秀姑心里就暖暖的。邦贵对她好，那是没得哇的。邦贵不像其它男人样：在日头就要坠入神山垅山嘴，夜幕薄纱般笼着苦竹垅时，神色慌乱地上路。秀姑在那些男人背上，目光呆滞，神情木然，一双残腿随着那男人颠颠的步子一搭一搭地晃动着，秀姑的娘挎个老蓝花布包袱，做了亏心事般跟在后头。那男人走得快，娘一双小脚，急促地在凹凸不平的青石板山路上颠儿颠儿地跑着，怎么也赶不上。

邦贵娶秀姑可是明媒正娶，八抬木雕花轿来接的。邦贵接

她那天，一身崭新，腮帮子刮得泛青，他带来了八人抬的木雕花轿，带来了山里的草台班。起轿时，山铳放得砰砰响，草台班里的唢呐起劲地吹得哇哇叫，那调子真好听，秀姑没听过。娘说，那是“画眉跳涧”、“百鸟朝凤”、“铁拐李戏何仙姑”，老辈时只有大户人家的千金出阁时才配享用的。秀姑是第一次坐花轿，那紫檀木雕就的花轿，花纹稀奇古怪，密不透风，坐在里面有些闷得慌。但秀姑心里高兴，邦贵把她当人，不把她当包袱——需要时抱在怀里，不要时就丢在崖里。

秀姑心里晓得，邦贵对她略好，是想要秀姑给他生个长雀雀的娃儿。邦贵前妻给他留下两个没尾巴货（女孩），生第三个时是男孩，却偏又难产，母子都没留住。邦贵好懊丧，他正应了那句话，财旺人不旺，他跟福建佬学种香菇赚了大钱，偏偏香火血脉没人续继。娶了秀姑后，邦贵把前妻留下的两个娃儿调弄得服服贴贴，一口一句娘，茶到手，饭到手，还花钱四处请名医讨方子给秀姑治腿。秀姑有了身子，那胎位老在左边。男左女右，她告诉了邦贵，邦贵乐得喝了蜜般。可偏偏这时节计划生育抓得厉害，邦贵属节育对象，工作组隔三岔五往泉坑源邦贵屋里跑，次次都扑空。那是机灵的邦贵从电影里学来的办法，他专门雇人在村口惹眼处竖了一棵树，远远看见工作组来了就把树倒下，这“消息树”类似电影里的“鬼子进村了”。秀姑在山洞里给邦贵生了个八斤重的崽，邦贵发誓做牛做马也要养秀姑一世，可偏偏好人没好命，邦贵去年得个急症去了。

秀姑想来想去，心里像裹了团乱麻。她惴惴地从贴肉衣兜里掏出个骨骰子，紧攥在手心，又在嘴里哈口气，闭上眼，往面前案桌上一丢，心跳跳地打开一看，不禁脸色铁青。连丢三次，都一模一样，秀姑这次彻底地心灰意冷了。以往每次男人来背她，她都要用这种方法来占卜，次次都灵验。这次竟是和嫁撞鼓岭